

卷四

快心編初集卷之一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凌羽化旅中囑子

石珮珩深院報讐

第一回

豪傑安論富與貧

一番磨鍊一番新

舟陽市上吹簫客

就是吳飛柱石臣

這回詩是全篇意旨講那英雄豪傑隨地而生不論富

之家若自能振拔定轉貧為富轉賤為貴其原處

書名 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撰者 清 天花才子 撰，清 四橋居士 評點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編號 D865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快心編

第一回





知。即。代。金。清。關。數。或。出。
昨。對。時。間。賊。殺。誰。能。再。好。野。野。逐。逐。文。麟。家。豈。能。一。回。
更。早。嬌。懶。風。俗。景。策。一。科。要。錄。
斜。風。問。俗。之。舉。對。對。留。茂。發。世。亦。舉。為。善。事。各。之。時。
之。人。晉。準。百。學。出。卷。之。辨。風。寒。必。宜。辨。實。出。經。以。對。
其。其。一。步。下。按。流。照。錄。之。辨。實。可。能。對。以。對。消。差。

披心編博奇二集卷之四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第十七回

石將軍嶧縣成功

李巡撫宿遷中箭

詞曰

天降英雄。賦靈根不教磨滅。定有人先作之緣。一
朝奮迹。抱負胸中非未學。施為闡外多奇術。向疆
場殺賊建功。凌烟列。乘聲勢。還整密。雖小寇。
當大敵。歎自古賢良。豈無嗟跌。武子曩時稱百。

夷吾昔日嘗三北第功成明誓保其身方爲烈。

右調滿江紅

話說趙茂與丁孟明得了賴錄箭上書信。乃於黃昏左側差頭目慎明出城。到官軍營裡來打探。這時柳俊已與石珮琦計議。料城中必差細作前來。柳俊乃領了數十個心腹哨軍。在各營巡視。石珮琦於營中查點兵冊。正值黃昏時分。不辨物色。柳俊方巡到左營。只見哨軍拿得細作到來。柳俊帶到當面。分明認得是慎明。慎明却因驚嚇壞了。急切裡也認不得柳俊。還硬着嘴。左支右吾。柳俊喝道。胡說我着何往後營去。你却在此亂闖些什麼。慎明心裡也

有些會意。立起來便去眾哨軍心知有故。俱各不言。那知這慎明不認得後營走錯了路。闖入石珮琦大營裡來。遙見營中一個少年將軍朝外而坐。四下站立幾個大漢。案上點一對高燭。手裡翻看簿書。想見威風凜凜慎明心下暗道。

方纔那位將軍不知何故。叫我往後營去。已是白拾了一條性命。此處光景不妙。又不見賴錄。倘教拿住。也是送命的。便悄悄仍復走出。劈面一騎軍將走來。喝道。何人在此。要嚇殺隨後火把軍士向前拿住。原來是柳俊巡營回來。復見慎明在此。方分付手下道。此人不認得後營。着二人送他去。一個軍士執着火把。照着慎明到後營來。只見營外

軍士紛紛走進營門裡邊。那火把軍士自轉去了。慎明因兩處受了驚嚇。不敢直進。悄悄的一步一步向前。只見上面也點的燈燭明亮。一個將官坐在交椅上。伏几睡着。下面裡悄然無人。看他身段。渾是賴錄。愈看愈像。心下不覺大喜。因又走上一步。果然是他。便直至身邊。將手去推。賴錄猛然醒來。擦開眼一看。見是慎明。來到不勝歡喜道。丁趙二位有何說話。慎明悄悄附耳道。丁趙二將軍見了你的書。扎說是叫我出城。傳個消息。故此叫我來的。他二八說。既此處柳將軍有歸附之心。何不趁今夜作個內應。待城中出軍。裡外夾攻。殺他一陣。也見得柳將軍立個進見之功。賴錄道。如此甚妙。但須柳將軍來商議。慎明道。丁將軍說。這裡柳將軍即家中湘烟。未知真否。賴錄道。正是他。你方纔來。曾帶有書信否。慎明道。趙將軍說有了書信。恐露形跡。故不曾有書。稍來。賴錄道。你來時可曾有巡邏的撞見。慎明伸舌道。險些。而性命不保。我正走到外邊。却遇着巡軍拿住。解到一個少年將軍面前。我已嚇得魂不附體。反虧那少年將軍說。我若你往後營去。為何在此亂闖。那巡軍也即放了我。我得脫手。便走却又走入一營中。却見營裡也有一個少年將軍。在上面看。恁麼冊籍。我想不濟事。復身走出。却又遇見初先的小將。走來道。這人不認

得後營着。一人送去。因此差一個拿火把的軍士送來。至此。只不知這少年將軍。與我有何緣分。却恁般爲我。賴錄笑道。你好懵懂。這個少年將軍。便是柳將軍。湘烟子方纔來說。今日是他巡營。你是不認得他。他是還認得你的。故此這般爲你。倘然遇着了別人時。不要說你的性命不保。連我與柳將軍的性命。亦早尚饗了。慎明驚詫道。原來就是他。我方纔也沒有看得他仔細。但是相貌大不同了。賴錄道。他今富貴了。自然有一番改變。

情狀如見

二人正在

說話。只見營外火光明亮。吆喝而來。慎明慌忙躲過。刀架後。賴錄迴身看時。原來是柳俊。賴錄道。柳將軍巡邏回來。

了。柳俊道。正是方纔。慎明已來。爲何不見。賴錄笑道。在此便喚。慎明出見時。慎明已聽得賴錄口叫。柳將軍便放膽走出。賴錄道。過來磕頭。慎明到此時。沒法。只得過來跪下。磕頭。柳俊扶起道。我與你是故人。不必下禮。乃對着坐坐了。賴錄便將慎明傳了。趙的說話。述了一遍。柳俊大喜道。此計極妙。但一件。必須了。趙二將軍的符驗到來。方可取信。慎明道。這個不妨。將軍若是今夜舉事。我今立即進城。與了他兩位回音。隨取了他的號令。來回覆柳將軍。可該如此。柳俊大喜道。極妙。即於今夜三鼓。了。趙二將軍可統兵到來。我於營後放火爲號。了。趙二將軍即便殺入。我與

賴將軍及你三人同我本部下心腹將士在內接應。管教一戰成功。你於二更時先來知會。以憑取信。慎明一一聽了。便欲起身。柳俊道。你既來。不可不壯行色。便令左右取得酒來。親自遞與慎明。慎明接了一邊吃酒。乃道。柳將軍今日富貴。尊容愈覺軒昂。標煥身軀也壯大了許多。方纔蒙將軍指引。我却認不得。問賴將軍。始知柳將軍笑道。昨夜賴將軍有書射入城中。料你今夜必定出城。我恐他人巡邏遇見時。露了風聲。甚是不便。故謀了此差。却好好相遇。補出此意。仍恐有人聽得。故但言着。你後營去。慎明道。我那裡認得。因走錯了。兩軍相交。巡防嚴密。豈容一人進營。毫無覺察。耶明是放鬆一人。

慎明却自到那營門外。却見也是一位少年將軍。在營中看書。那相貌也與將軍相彷彿。柳俊故意失驚道。你會見他麼。慎明道。我想光景不妙。即便走出。沒有覩破。却遇將軍轉來。蒙差人相送。得以到此。柳俊舉手加額道。謝主人洪福。此人即與我不合。他若覩見你時。我們性命休矣。慎明聽了。亦覺膽寒。吃了四五大杯酒。即便起身。柳俊與賴錄又再三叮囑。而別。柳俊既打發慎明去後。復至大營。與石珮珩調撥將士。珮珩便傳各將聽令。不移時。唐可法。仲大德。及牙將千總李彪。王祺。一齊都到。曹虎山係督責各牙將。在各門圍城倉卒。不能便來。石珮珩令唐可法領兵。

三百伏於城外一等賊軍出城即便斬關而入絕其歸路
又令仲大德同牙將李彪各領大刀手三百伏於大營左
右一聽砲響即出軍奮勇硬殺賊兵賊兵一退李彪領步
下把守營前仲大德領本部從西南抄出前路恐賊人入
城以便攔殺又令牙將王祺領馬兵五十飛往各門營中
知會一聽北門大營中砲響即駕雲梯登城殺賊如不進
城者斬石珮珩調撥隨令王祺即會督軍曹虎山離大營
前數里埋伏一見火起砲響賊必敗回即便放砲攔殺截
其去路乃令柳俊監任顛錄待慎明來時一同拿下即往
營後埋伏待賊兵來時即於營後舉火為號隨統本部從

東南抄出遇賊敗軍即行撲勦各各打發去訖自己乃往
中營李績處一一稟知乃令寨中守兵移至高阜處看守
輜重又令守兵於高阜處理下號砲見火起即便舉放自
已全裝貫甲率領三百鐵騎親隨軍士保護李績却說慎
明到城下叫門已是一鼓將盡城上守兵聽得声音開門
放入便到趙茂署內把柳俊說話備細回覆時丁孟明亦
在趙茂處二人聽說不勝大喜丁孟明道柳賴既已謀定
事不宜遲當再令慎頭目出城將我與將軍的令箭付彼
以為符信趙茂道正該如此便各取出令箭一枝付與慎
明先往一面點起合城軍士共一千八百有餘留三百餘

快心二集
兵守城帶了一千五百人馬飽餐披掛將打三鼓便一齊
殺出城來且說慎明先取了令箭出城到官軍營外早有
柳俊在那裡伺候慎明遞上令箭道了趙二將軍多多致
意惟在三鼓便來乞柳將軍早些準備柳俊見了不勝大
喜同到後營賴錄問知事情歡喜無限乃謂柳俊道將軍
速宜點兵接應莫使誤了大事柳俊道我已準備多時不
勞過慮乃傳軍士上營聽令言未畢早走上四五十條大
漢柳俊掣劍在手喝道還不拿下衆軍蜂擁向前將賴錄
慎明一索網翻二人嚇得魂不附體料非吉兆乃叫道柳
將軍何故負我城中軍馬殺來拿我無益柳俊令軍士上

兩入勒口使他不得聲張着令四五个健漢先押往元
帥處自往營後埋伏去了李績與石珮珩見拿了賴錄慎
明令押在守兵處監禁三鼓時候趙茂與丁嚴統領了一
千五百人馬直至官軍營外果見寨後火起趙茂大喊一
聲一齊殺入但見都是空營丁嚴係書生尚錯愕不定趙
茂大叫道不好了中了計也快叫後軍退走走言未畢突然
便是三個號砲轟天響亮趙茂見事急飛馬出營早四下
裡金鼓震天一派都是大刀蓋地殺來也不知多少人馬
爲首一將大叫我仲大德在此趙將軍速宜投降降庶免一
死趙茂不敢交鋒撥馬向右而走又有千總李彪一枝人

馬也是一派大刀曜着火光如雪趙茂回馬又走了嚴大
叫道趙將軍救我趙茂道前面不見火光大家負命向前
殺去行不數里忽然連珠號砲又起火把齊明爲首官將
乃是曹虎山與牙將王祺攔住去路趙茂驚慌回馬望後
便走此時丁孟明弓鎗皆棄依附趙茂逃生回顧步下止
存一半趙茂道歸路已絕料難入城近營官兵大刀利害
東北上火光稀少可併力殺向東北逃命不及數里前面
一派火光大隊蜂擁而至乃是柳俊從寨後向東邊抄來
正撞個着趙茂回顧後騎道四面皆兵當大家奮勇衝出
此處吶喊向前柳俊軍馬接着混戰丁嚴見不濟事辭去

衣甲披頭散髮棄了馬匹混入步軍逃走趙茂被柳俊戰
住不得脫身四下裡官軍都到趙茂愈加心慌刀法大亂
被柳俊一刀砍下勦了首級部下賊兵一二百人喊叫願
降俱被官軍綁了少頃天色明亮只見屍橫遍野流血成
溝這一場大戰殺得利害當下李績已歸大營各將四面
彙集各門攻城兵將已破了城前來報知李績下令拔寨
入城到衙署中坐下柳俊獻上趙茂首級衆將都捉得賊
兵及賊將家口齊來離功李績一面出榜安撫百姓所獲
賊軍願從軍者從軍不願者都行釋放所獲子女俱令親
人領回發落訖獨不見捉到了嚴李績令押過賴錄三人

審問賴錄道主人曾學得飛越法術雖鐵騎不能追及今

見事急決逃生去了李績便令書記繕寫廣捕文書畫了

面貌通行各省捉拿

丁嚴捉凌駕山通行各郡捉拿如今自己也被画了面貌通行各省捉拿

更加利害天道報施之巧何其妙也

柳俊遂將丁嚴害凌駕山之事說知道

今既拿住真盜賴錄便可申雪凌公子冤枉老爺何不將

此二賊發往南直揚州移咨南直各部院使淮揚道官翻

明前案此二賊亦得本處正法不知老爺營意若何李績

道誣陷既明自然移文南直若將此賊發去殊覺多事况

罪歸重案原該此處凌遲

始終做過官來得知成例

發首級號令揚州

亦是雪凌生之冤翻原官前案便將賴錄換明重審錄一

番工了木驢推在鬧市副訖將首級用石灰醃在桶內做

下文書差人賞往南直巡撫衙門投遞文書之中一件是

緝拿叛賊丁嚴及拿叛賊丁嚴的家属一件是賴錄供稱

誣陷凌介山實跡着落原問官翻明罪案并發回叛賊賴

錄慎明首級原地方號令這南直巡撫接得羽檄文書便

提淮揚道審結過一宗魏義盜案這淮揚道希寧原係虛

心病的聞這樁事發竟嚇得目瞪口呆無可挽回只得將

這一項卷宗解到撫院那邊一面着落揚州府要丁嚴家

屬幸而丁嚴止得一身沒有嫡親叔姪兄弟姊妹妻子已

經燒死無從起解雖有族中俱係疎遠枝分引律例上不

在同罪之條揚州府據實詳呈希寧轉報撫院撫院立即
具題朝廷發部議部裡議得希寧審理不明其中顯有贓
私情弊合該重處然無人質証止革職爲民永不敘用其
受誣凌介山合行聞釋家產給還已故魏義毋庸議這部
文一下希寧好沒體面收拾回鄉合屬士民無不稱快張
玉飛得知這個消息歡喜不了按下一邊且說李績既復
下邳正在慶賞軍功忽見張達差人賫書來到備說嶧縣
賊將李武勇猛過人與某不相上下自兵到日即便交戰
互有勝負前日乃有賊將巫仙領兵救援某令郭從超王
人傑阻住城中賊兵便在張達申文內叙出某自敵巫仙
歸結巫仙各關節妙

卽斬其首盡殲其部下李武出戰郭從超手腕被鎗幾爲
所害折軍百餘乞卽撥兵助援李績看罷大怒道何物鼠
賊乃敢如此立遣石珮珩領本部五百健軍往嶧縣助張
達攻城石珮珩得令卽點齊了人馬往嶧縣來不則一日
哨馬來報已到嶧縣張達整軍出寨迎接石珮珩進營相
見問交戰之事張達將上項事說了一遍石珮珩道近日
如何張達道說也惱人賊將連日搗戰下官性最躁急那
肯忍他出去殺了兩遭又不能勝今得遇將軍到來賊是
授首矣石珮珩道明日待某見一陣便知如何當下張達
脩酒接風宿歇過明日上午石珮珩造飯吃過正出寨門

哨馬來報賊將已出城搦戰石珮珩便同王人傑等及數員裨將各披掛完備率領本部離寨擺開陣脚張達統兵在後兩陣對圓李武展開門旗大喊一聲衝出陣前提鎗立馬把官軍陣裡打一看綉旗開處四員戰將擺列兩旁中間一騎飛出却是一位少年官將不見張達旗上大書石將軍三字此一則叙珮珩有功先將但見

將軍年少甚風流

乍見疑他態若柔

貌似六郎神可畏

弓開八石腹參謀

飛來驟驂花成笑

舞動龍泉電閃稠

試問英華誰可比

漢家名將呂溫侯

李武看了不覓失笑暗想張達有名宿將今日遇見某家也弄得手忙脚亂這個少年幹得恁般事來只是一個可

惜乃大喊道你叫做石什麼快說過來死了也好叫眾人

聞你的大名妙語珮珩把李武一看却也生得作怪但見

怪眼圓睜勢甚威

鬚髯如戟兩分飛

力輕騁馬追流電

怒發揮戈止落暉

奮臂一呼人盡墨

衝圍百戰甲皆緋

若教此輩勤王事

不世功名定有歸

珮珩看了暗自喝來乃叫道兀那賊將便是李武麼我便

是先鋒石瓊

遇着這般好漢便值得通名

李武大怒道張達素稱勇將

却被我殺得棄甲丟盔你這一個小小猴兒敢來比甚武藝我殺你不足爲榮留你不足爲患

亦是英雄語

快去叫那張

老頭兒來定一高下你這一條狗命放赦去罷石珮珩聽了氣得火發躍馬舞戟直取李武李武接戰一往一來五十回合不分勝負李武初先頗不經意直至愈殺愈勁心下便暗暗稱奇不想這個少年到有恁般本事便也放出十分本事來迎敵兩人殺到高興田地你不肯讓我不肯休自辰牌時分直殺到將及日中猶不欲手張達料得兩邊軍士都餓了令鳴金收軍石珮珩回寨對張達說道我自上戰場不會遇見這個對手若與他只爭廝殺定難克

復須用計破之纔可成功張達拱手道下官連日與賊鏖戰心中氣忿萬不能設謀定計將軍思出萬端必有高見珮珩道容某思之當下歇過明日上午又報賊將討戰石珮珩向張達道昨夜已思得一計在此不知尊意如何乃向張達密議如此如此張達拍手叫妙隨各自打點去訖石珮珩披掛完備提戟出馬領了本部營前擺陣兩邊戰將齊出旗門李武喊道昨日初遇留汝一命今日必定殺汝若有一些畏懼不如速回石珮珩道不必賭嘴快放馬過來李武舞動長鎗劈面便刺珮珩舉起畫戟照臉戳來兩人一來一往足鬪了六七十合石珮珩漸漸敗下勢來

李武看得石珮珩戟法走了巴不得就要成功抖擻精神
倍加奮戰石珮珩提馬蕩出圍場把戟一招後面軍士發
聲喊登時便退李武心上歡喜拍馬追來珮珩支架不定
掩一戟便走李武隨後緊追那前走的如弩箭離弦後走
的如流星移位看看趕至官軍營寨官軍便棄寨而走寨
中便放出許多馬匹車輛賊兵見了爭先搶營擄掠輜重
李武遙見張達同小將齊走心下尋思張達與石瓊俱是
猛將今日俱敗其中有詐便勒住馬立於高崗之上四下
觀望但見四面空濶毫無可以設伏之處石珮珩見李武
不追也往馬叫道狗賊只顧追我你城已失了若顧城池

便不須追趕若棄城不顧不妨於此平野與你見一高下

李武聞言大怒罵道小猴子你敢虛言誑衆指望逃生張
老狗與你同行誰敢辱我城池我今日必要殺你你好好

的着我來也

是李武

即便放馬追來石珮珩戰不十合又四

馬不走初前李武恐有伏兵故此勒馬停住今見張達齊

逃四下又難藏半騎又見珮珩敗走激起火性放心前趕

又追上七八里只見珮珩與張達縱馬加鞭低着頭沒命

的跑李武看了又好氣又好笑乃住馬叫道我不追你了

饒你二人狗命權活一天明日擒住時萬無生理便領軍

走轉只聽得背後喊聲大舉軍兵來報那小將反轉來追

趕李武笑道不要理他他決不敢近我殺了半日且去城
 中歇息明日再作理會果然官軍只在後邊吶喊並了上
 前李武回至城邊見城上寂無一人又見那城門緊閉着
 正在驚訝忽聽得城上一声砲響密密豎起旌旗却是官
 軍旗號敵樓之上張達正中立着左右乃郭從超王人傑
 張達拔劍指着李武罵道狗賊張爺已復了城池還敢叫
 門左右的與我放箭官軍得令一霎時箭如飛蝗賊兵望
 後便退李武在馬上大叫一声氣死我也跌倒在地惟急
成氣大衆兵急上前換扶顧不得醒與不醒拖他上馬此時
 賊兵大亂四路逃生石珮珩從後圍裹將來城中又出軍

接應賊兵自相踐踏死者過半活擒三百餘人李武亦被

官軍擄了正在氣石珮珩入城坐在縣衙裡令軍校押送

李武并擒獲賊兵過來李武押過當面立而不跪李武倒

漢張達大声喝道狗賊今日被擒尚有何說李武也嗔目

罵道鎗戳不死的老賊你放我去有本事再與我鬪三合

看是那個輸贏張達大喊道被擒賊人尚敢乃爾石珮珩

道張將軍且請息怒乃下坐對李武道以君材技不在某

等之下若効力王朝那怕不封侯拜將何苦從賊自墮污

泥及今改悔前非投誠順命某願以一官保君終身李武

大叫道誤被鬼算以致如此我的性命悉聽你們鼠輩罷

了石珮珩笑道李將軍你何不識大義可惜一條好漢痴
迷如此李武大罵道小猴子你林闖嘴有本事再與我闖
三合便跳躍向前石珮珩大怒回身坐下道如此下愚不
移留之何益速令斬首衆武士推出李武須臾獻首堵下
張達便令押退衆軍大喝道你們平素是慣作賊的還是
良民衆賊兵都不發一言一味垂淚張達看了大怒拍案
道爲什麼便哭起來言未畢衆賊軍便放声大哭声震內
外張達不勝大怒對石珮珩道這李武平素待部下如兄
弟解衣撤食極得衆心今日見殺了他主子故此等感恩
痛哭在彼雖說有義我若留了他必爲後患縱之必復作
亂不如殺了方無後悔石珮珩點點頭張達便令押出一
齊斬首衆軍士得令一齊搶上堂將衆賊兵鷹拿鷂捉蜂
擁出縣衙外到一空塊去處捺伏在地一声嚮血刀飛過
三百餘賊人不消一刻工夫一總身首異處

無謀獨勇休輕戰

一着機關卽喪身

部卒感恩雖足異

笑他却盜中人

看官你道張達如何便得入城原來是石珮珩之計他與
李武交戰已先令張達同郭王二將從間道埋伏在城邊
只等城中賊兵一出便得乘虛殺人石珮珩又詐敗佯輸
故使一小兵像張達形狀的假扮張達一同敗走使賊望

之不疑又於寨中散出牛馬輜重使賊爭先搶擄竟忘自顧追去路遠張達便得併力斬關而入一來守城賊兵少二來張達向日積怒發洩故此一攻便硬當下誅賊安民卽差人往邳州報捷李績聞報大喜隨令唐可法守嶧縣張達石珮珩等俱撤回軍前張達等得令便統兵到邳州叅見李績備述石將軍之功李績都上了功績一面起兵殺遼宿遷來且說馬述遠自打發丁嚴等救兵去後一面招軍買馬爲旁畧郡邑之舉不數日又聚得亡命四五百人又差人四下打糧聚入城中爲久安長住之計打糧數日後有沿途哨馬將吳有功喪沒的消息報來又有趙茂

賴錄等被誅失地的消息報來隨又來報巫仙全軍覆沒數日又報嶧縣李武失機喪身官軍大隊不日將到馬述遠一連接得這幾個凶信早嚇得魂散魄飛憂驚不已衆賊兵都驚惶無定周晉胡恩二人相聚商議胡恩道軍之勝敗大忌軍心搖惑今衆路雖失尚有此地可守還宜整飭士卒鼓舞壯心庶可支撐一二若悠悠忽忽任其倉皇則我等性命皆在不保矣且待軍心定了再議如何方法纔是周晉道無奈大王先是憂驚如何是好胡恩道我與你同去勸他便齊到馬述遠衙內馬述遠心中憂懼不出前堂在內室裡召二人進見胡恩道爲今之計若何馬述

遠蹙額道便要問你若何怎麼反來問我胡恩道爲今之計止有守我等事成則雄據一方事敗則復爲本業况今官軍未至大王先已驚慌使士卒見了何以鼓其壯氣大王還宜抖擻精神震起威武練兵守城再使細作往各路布散流言使我等輩中便於響應以分官軍之勢且城中亡命不下數千糧食足供數歲城郭堅固雖數年被圍不足爲害倘四方響應羣雄來助亦可支撐昔少康以一旅之微復有大夏田單以一城之小克定三齊大王何必愁煩喪了膽氣馬述遠聽了心下細想大有理致不覺放下顏色乃道事成我當與你共享富貴自今以後一應軍情

俱任你們調度不須來稟我便了胡恩既做了主便整頓兵馬日夜操演不一日官兵到了團團圍定連日討戰賊中只不發丘季績乃自跨馬周視城垣相度形勢這時周晉與胡恩正在城上遙見黃麾之下一個日鬚老子帶着金幘頭穿了龍蟒袍前面一對對綉旗左右一員員猛將背後大馬健兒蜂圍擁護周晉道胡哥這黃麾之下不是個李巡撫麼胡恩道自古說射人射馬擒賊擒王如何設法擺佈得這老頭子弄得他不死不生以圖四方響應便妙周晉道弄得這老頭子死了是極妙的事爲何反要他不死不生胡恩道你有所不知若卒然弄死了他這些手

下官將為主報讐併力攻我教我以何法禦之不是自速其禍若弄得他不死不生這些手下官將都以主帥有病爲憂老頭子自己也只照顧自己的性命那得來指撥這些官將攻城官軍若一怠緩了我輩中倘或有英雄響應便可乘機設法豈非妙事周晉笑道有理有理快算計個妙法兒出來胡恩道容我思之乃與周晉下城置酒相酌細思其計胡恩忽然大叫道有了有了周晉道恩得何計胡恩道朱海箭法如神百發百中他今病已將愈明日說不得強他起身令大王上城指名要李巡撫打話使朱海暗帶藥箭伏在大王背後一待李巡撫出馬卽射他一箭

你先披掛率領騎兵伏月城內李巡撫若中箭時官軍必然驚亂出兵擊殺雖不能十分取勝亦可少挫其鋒周晉大喜道果然好算計預先去與朱將軍說明當下二人便至朱海家時朱海病已將愈然尚避風寒不敢出門也聞知官軍連路破來料宿遷豈能保守在家憂悶今見周胡二人來到便請入內室相會胡恩將上項事說了道將軍箭法稱神必能射中若傷了李巡撫時便去了官軍五分銳氣宿遷亦可長守這一項功勞非同小可朱海道總之爲公家出力若得挫動官軍我們大家之福明日我自扶病上城只不知病後氣力如何如畫便叫左右取我的弓

來左右取上弓朱海閉氣忍力把弓扯開却與平時無異胡恩等賀道將軍精神已復舊了可喜可賀朱海也自歡喜便令小兵取大箭一枝將藥物煮淬箭鏃專待明日行事胡恩周晉辭別便與馬述遠商議定了到明日上午周晉飽餐披掛率領五百驍騎伏在月城內朱海扶病上城馬述遠在敵樓上倚定護心攔高叫要請李元帥攀話有情節面講胡恩保護左右朱海持弓拈箭伏在馬述遠背後緊緊覷着城下城下官軍見賊首要見元帥報知李績李績便要出營柳俊道賊人窮困如此尚負固不服恐其中詐且老爺以元帥之尊亦不宜輕見狂賊李績點頭

道是乃令張達整束出營與賊人打話張達至城下揚鞭指着城上道草賊有何話要見元帥不妨向某轉達馬述遠不能答應胡恩急向前道某等不識大義遂行此大逆之事今欲反邪歸正又恐爲麾下不容必欲向元帥面懇某等方得釋然乞煩將軍轉陳張達乃復入營見李績代述前話李績道我已知賊人勢窮將有投誠之意又恐遭不測之誅故玆要我爲誓以保性命耳我就見他亦有何害乃令諸將俱全裝貫甲齊出大營至城下軍士擺開一對對門旗展處諸將簇擁李績而出衆軍士高叫元帥老爺在此狗賊有何話稟時朱海在馬述遠背後覷得分明

扯起弓來一箭石珮珩早聽得弓絃響便叫賊人暗算忙
欲押退言猶未畢李績左肩上早中一箭翻身落馬只因
這一箭有分教聲靈頓喪禍加聞外元戎消息浪傳嚇殺
閨中弱質未知李績性命如何且聽下面分詳

小說家做到殺戰便不樂觀因其無意味也此獨有
一種筋骨毫不懈怠更覓得整密有趣

各人有各人性情声口從見小說都是一樣面孔觀
之欲嘔此獨寫得平奇濃淡各開生面如李武等活
画一個行樂圖

凌駕山事到此作一小東便使當時之人及以後觀

書之人胸中都覓得稍有快心處



書之入國中
據齊賢保其
在

快心編傳奇二卷之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第十八回

報恩寺柳子遺書

樂善村凌生害病

詩曰

世事不染着

天地皆虛空

靡不慕清淨

鮮能脫牢籠

富貴人所欲

情誼無了終

悲歡在離合

觸緒心忡忡

話說李績中了一箭翻身落馬衆將急扶上馬拔去箭桿
血流不止急用衣角包裹退入中軍胡恩見射中李績不
勝大喜齊令軍士鼓噪放箭周晋便領了五百人馬開門
殺出官軍見元帥被箭俱各大驚一見賊軍蜂擁前來便
抵敵不住石珮珩見事勢不濟令柳俊保護李績先退自
已領本部當抵周晋那裡是石珮珩對手殺了一二回合
亦卽收軍入城馬述遠見射傷李績挫動官軍便與衆頭
目置酒慶功不表且說石珮珩收集人馬回入本寨看李
績時不醒人事口吐涎沫忙叫行軍太醫看視太醫道箭
頭有毒幸未入深性命無碍乃用藥調傳瘡口再服煎藥

良久方甦大叫疼痛太醫道箭毒雖未入腹然切忌動氣
恐瘡口迸裂便難取效今後一應軍務且止傳通金鼓之
声不宜入耳須安心調養一月之後方保無事石珮珩便
傳令各門將官止宜圍定不必攻城胡恩與周晋見官軍
不攻且圖安息相與置酒暢飲一日在馬述遠衙內飲酒
忽見小校來報朱海病故馬述遠大驚問其致死之由小
校道已前朱將軍病勢稍退太醫原說正氣未旺不宜起
身切忌風寒兼戒勞動前日因上城 箭冒風動氣兩件
都傷回來又吃多了酒肉因此復病致死馬述遠懊悔無
及令盡禮殯殮看官記者李績受箭不深祇因朱海病後

正氣未旺用力不猛所以不至重傷亦因天數有在也關
過一邊再提前話話說凌介山與魏義住在兗州府西城
外樂善村褚守拙家裡日日打聽城中消息數日後聞說
官軍與賊厮殺不勝又數日聽說朝廷陞了某官巡撫勦
賊手下用一小將殺傷賊人一陣又數日後打聽說小將
大敗賊人餘賊已連夜逃去了這般消息村中沸沸揚揚
皆已傳遍凌介山與魏義聽得大喜便欲進城褚愚道昨
晚我已着周貴上城打探等他回來便知真實至癸午時
候只見周貴回來道昨晚一路到城路上三三兩兩俱說
是有一個外路官長姓李住在報恩寺裡有人薦他一本

道他能幹朝廷便陞做山東撫院手下有一小將甚有智
勇殺退賊兵因而走近城去果見半騎俱無遂到城裡到
姚大爺寓處那主八家說昨日巡撫老爺起兵收復濟寧
姚大爺也隨着出征去了凌介山道既到城中就該問李
巡撫與那小將的實信周貴道曾問來那李巡撫名績原
是福建按察司是北直人作寓在報恩寺裡是省下王巡
按荐的那小將也是別處人不知是姓柳不知是姓劉也
同在寓處李巡撫提拔他的小心心下想來凌相公有一
位大叔在報恩寺中不要就是他凌介山聽說到李績
做巡撫也心下替他歡喜今又出征濟寧去了只不知李

小姐作何着落又想柳俊向來自道嫻熟弓馬或者就是他也不可知乃道這且莫管他我今到報恩寺中卽知其細當下便欲進城褚愚道明日去不爲遲凌介山因住了多時心內焦躁一刻也留不得褚愚見凌介山速於要去忙備飯來吃了叫周貴扯了兩騎牲口同凌介山的馬一齊牽出備好鞍轡凌介山同褚愚魏義三人跨上了馬加一鞭望城中來褚愚認得路徑作頂馬先走一路上人的說話也有議論着李巡撫與小將的事聽來與周貴所傳不差凌介山恨不立刻就到把馬只管加鞭正是心急竟行遲走了好一會方纔入城只見街市原舊開熱趨進報

恩寺至山門下一齊下馬纔進殿門只見慧觀從內走出一下看見各相驚喜慧觀道一遇亂民便至分散相公却何處卽邀入客寮施禮亦與褚愚相見坐下慧觀道前與相公遇見人民逃竄貧僧的馬先已驚跳控制不定聽他奔跑那時便不見了相公貧僧四下瞭望並無踪影因

後回瑞光寺知是土賊圍城日日憶念着相公因不知相公下落又不敢出門尋覓究竟相公在何處存下貧僧昨日聞賊退了急急入城向家師說相公分別之事正差人四處尋訪却喜相公今日到了使貧僧着實欣慰更有前說慧觀一般一椿奇事向相公賀喜想已曾風聞了麼

凌介山道有何奇事可賀慧觀道昨日貧僧回來家師說
尊使已做了巡撫老爺中軍凌介山不覺喜動顏色道這
却也是他的造化慧觀道那巡撫也非別人就是寓敝寺
的 字老爺這裡叅府許老爺出軍與賊交戰不利便出文
書於按臺王老爺處荐他王老爺便提一本敝地正缺巡
撫朝廷即將李老爺陞補了領兵勦賊相公尊使因而重
用凌介山喜道如何使得收用師父可知其細慧觀道也
是家師說來貧僧已知其細賊兵圍城之日李老爺特已
病愈便來家師處問賊兵消息尊使因相公隔絕在外把
家師下牢實埋怨責備不合說了瑞光寺

奏趣以致相公

往寺中去便至分離那時李老爺在此却好尊使走來原
來李老爺善於風鑑一見尊使相貌便道目下必有奇遇
後來官爵必顯乃向尊使說你相公阻隔在外不知信息
賊兵未知何日方退你獨自一人旅中寂寞何不移來與
我同住等你相公回來原自去罷尊使合該發跡便依了
說話貧僧想李老爺之意不過要盤問尊使才幹何始不
料造化逼人又下一李老爺你做了巡撫集諸將商議戰
守之策都不稱心獨有尊使所謀爲是李老爺不勝歡喜
又令與諸將比試武藝皆非對手因而便差出陣頭一陣
便殺了賊中騎將斬獲無數第二陣用計淹沒賊人賊人

計窮力竭便逃去了李老爺因此十分信用有這般奇事
難道稱賀凌介山不勝大喜便忙問道如今李公何不該
在李公的家眷想還在此慧觀道賊人逃去附合濟寧賊
衆李老爺乘勝殺往濟寧隨便將家眷打發回家去了尊
使亦隨往濟寧勦賊凌介山道原來李公已將家眷打發
回家小僕既去行李何在尊師因何不見慧觀道說話匆
忙正是不曾提及尊使將行李原舊封頓寓內又
有一封書留與相公家師只道相公在瑞光寺裡即便到
寺奉看正值貧僧入城得知遇亂民衝散始末吃驚不小
今日絕早便出門尋訪不期相公先至約摸晚上自然回

來書信係家師藏下待回來奉上行童早已擺上點心茶
食魏義另行款待慧觀道相公別後何處住下凌介山乃
將遇見舍親褚某及相遇家人魏義事畧述一遍慧觀喜
道這賊兵却與相公有利凌介山笑道爲何慧觀道相公
遇見令親又遇見尊使尊使又得做官豈不是利活賊因
向褚愚問答一回因見與凌介山是親便也奉承幾句茶
罷隨又擺上素齋吃過慧觀進去取出鑰匙一同凌介山
到舊寓處慧觀開了鎖只見門上粘着撫院封條凌介山
看了不差點驗畢正走出房只見一人走到叫道相公却
到那裡去來把貧僧幾乎急殺凌介山看詩不是別人卽

是竟性慌忙向前施禮凌介山還禮不迭竟性道相公那日與小徒入城途遇逃難百姓便失伴却在何處住這多時介山道與令徒分散之後却遇見這位舍親因而住這許久竟性因與褚愚施禮并魏義各相問詢了乃對介山道相公有此兩件美事尊使顯榮令親遇合豈非吉人天相凌介山道小价之事令徒纔已述過這也是他的造化有些意外際遇竟性道尊使有書一封與相公待貧僧取來說罷進去不移時取出遞與介山介山看了封押即便袖了當下天色已晚竟性又擺出素點介山再三辭却竟性必要請用便只得坐了竟性又敘及柳俊之事道尊

使對貧僧說那日賊退即欲稟明撫臺到瑞光寺跟尋相公不料撫臺那日即打發家眷進京明日便引兵南下尊

使在撫臺跟前刻不可離竭力因留書一封託貧僧轉達

尊使說隨征去至遲百日便得滅賊凱旋李公自回京覆命那時然後同相公進京薪水之費貧僧自當供養不煩

相公他慮凌介山道在此已久心甚不安不便再來撓掇目下試期已迫萬難再留且請問老師這李撫臺家眷怎

不留此任所何故打發回家旁人道與你有何關一路上

有好幾日路程還有何人送去李公便得放心覺性道貧

僧聞得說聞得說三字是竟性信口說出若軍中不宜存

孔家眷留此又相近賊境恐有不測故此打發回家有兩位管家都是心腹能幹的各官又俱差人護送故此李公放心介山道原來如此吃罷閒講一曲早已紅日沉西此時是七月初旬新月滿院凌介山與褚愚等在月下庭心裡散步資性又收拾晚飯到印心齋裡來吃畢資性別去送出鋪蓋一副魏義與褚愚便在右邊房裡同榻凌介山原在左邊地板房裡魏義來鋪設停當方去歇息凌介山乃取柳俊書拆開於燈下觀之但見上寫着

劣奴柳俊叩首上言自相公往瑞光寺卒遇賊發便致阻隔不得服事左右雖深懷念終無可從同



寓按察李公見俊頗能奔走奉命乃令同居俊因

相公有好速之心而俊得以先窺其意至則見其

家法甚嚴內外懸絕便與麗娟不知小將的確情事針鋒對往目折

花侍兒杳不可見問其家人輩言李公正在擇婿

苦難其人俊亦乘間言及相公李公深以不得見

為恨欲待賊退與相公款接不料賊勢猖狂官軍

不勝叅戎許公素聞李公撫御聞賊之才遂用引

薦而李公乃總六軍不棄俊之無識下流竟用於

疆場之上邀國福庇徼幸成功因是強為修整欲

顯微長不致有辜相公平昔教誨之恩李公提拔

之意故荷戈擐甲効力鋒刃間圖一小結果耳今隨軍南下未卜凱旋何時祈相公在寺安住飲食薪水之費有銀四十兩託覓性付相公書篋內尚有用存銀若干足供日用已令彼着一行童暫來以給使令外又付銀十兩以作房租行李各項俱在寓內覓性係勢利徒決不敢怠慢自取罪戾弟思相公秋試已近尚有入監周折若待俊圃歸恐不及棄公爲私背主之罪萬死難贖唯相公以高厚之度不加誅責則俊所餘之年皆荷再造矣

凌介山看罷暗喜道何意柳俊乃能如是他書中說有四

十金付我十金付覓性何以覓性並不提起以日問他看他作何回答便將書藏過上牀歇息展轉久之不能成寐乃思李小姐之事不知姻緣若何柳俊書上說李公以不見我爲恨若得見面時或有好處今却又不相值教我如何爲計又思我在褚愚家憶念着三個人今止有柳俊已得着落却又遠離石珮珩不知近作何狀他若進京去却無個安頓所在若仍在濟寧今官軍到彼兵馬亂離亦非久居之地教他進退維如何是好心下只管思量腹裡愈加焦躁愈不得睡着了摹寫人神聽得寺裡起更一更只盡到三更半夜有餘方得合眼纔睡着去又驚覓轉來

便是一身冷汗直至五更始有倦怠昏昏睡去醒來時已是紅日三竿急急起身梳洗便養身子困苦精神不振這睡不着的景况人人都曾涉歷過所以致病之由也覺性便來閒話吃過早膳凌介山道小生向在寶刹作踐道場感謝無既今日便欲作別竟性道荒庵固不足久駐台旌然尊使去時如何分付貧僧來今相公若忽然而去尊使回時教貧僧如何回答凌介山道這個不難可說我與魏義在樂善村褚家已進京去了便叫小价到京中相聚罷竟性諄諄款留介山再四不肯竟性道既相公不肯再留何不留一尊翰待尊使回時貧僧亦可開罪凌介山道這也不必只叫他到褚家問

信便是竟性答應了便叫備飯凌介曰道動問老師小价

去時止留得這書一封可還有恁別話竟性應声道噯還有兩封銀子竟忘記了便忙轉身進去移時復來道貧僧因連日有事纏繞諸務茫然因向袖中取出兩封銀子道若不是相公提起貧僧真個忘了將銀子放在桌上道這一封大的尊使說白金四十兩託貧僧付相公為日用之費這小的一封白金十兩乃嘻着嘴道承尊使見賜貧僧豈敢擅領今相公進京願奉為贐禮凌介山笑道小价所送到是我來拿去豈有這個道理因將一大封付與魏義收了將小封遞與竟性道諱脫套些不必多辭竟性還故

不領褚愚在旁相勸然後遂巡收下道相公在此未伸地主之敬今反蒙厚賜貧僧太覓顏厚了魏義便收拾行李書囊移時行童將飯擺出介山便覓吃不下飯覓性看了道相公吃不慣齋該應去備葷菜來總是凌介山道這也不論賤體有些欠安覓性道既然如此相公還該在做庵消停兩天方去凌介山道也不妨事吃罷飯魏義已將牲口牽出山門備好鞍轡行李書囊俱各整頓之牲又欲再留介山主意要別覓性道既相公立意要行貧僧不敢勉強願送一程以表鄙意當下魏義已將行囊裝在馬上竟牽出城外伺候覓性陪着介山褚愚步出城來魏義接着

覓性道貧僧意欲再送一步恐羈遲行路不敢相送了相公得意榮歸必過敝寺再沐恩光又各叙一一回然後別去凌介山三人上馬走了一程介山覓得身子不好只得打熬着走夠多時方到村裡進褚家下馬凌介山竟打熬不定了便道要睡褚愚魏義二人驚問道相公何故要睡凌介山道昨晚便一夜睡不着身子好生疲倦今日吃飯時便吃不下褚愚道原來如此早上寺裡吃飯時相公道身體欠安我也不十分在意凌介山道便是我也不在意不知爲何如今身子只覺疲困魏義道方纔馬上又勞頓了相公到請睡一睡覓褚愚道這時腹裡真餓了麼可要

吃些什麼凌介山道總不要吃到是開水拿一盃來褚愚連忙取到開水介山吃了兩盃便脫衣上牀睡下魏義與褚愚守定牀前時刻不離只見凌介山神思昏迷沉沉睡去褚愚摸額角上沸滾也似的熱褚愚道相公爲何發燒起來只怕是病的光景了魏義見家在這般形狀心下好生着急原來凌介山住在褚家時鎮日憶念着李小姐石珮珩柳俊三人不得放開懷抱雖喜魏義遇見得知消息但思屋宇什物盡沒入官將來竟弄得無家可歸然而這樣事在他人守錢虜蠢輩身上便十分着急在凌介山身上也還看准第二着獨有這三個人不能撇下更在李小姐

姐身上十分着想石珮珩在其次柳俊又在其次爲何呢柳俊好歹不過在兗州城中賊退自然相聚所以記掛得輕石珮珩以陌路之人意氣相投慷慨磊落是一個豪傑丈夫既已結義便勝同胞千里探親毅然前往又能仗俠救出魏義雖其性情如此然於臨事之際謹慎周密好謀而成非比孟浪輕率之徒反爲所累今因我進京卽跟尋至此棄妻子不顧待朋友如手足誰能如此怎不拳拳於他所以記掛得重至於李小姐又情之所鍾於由義義的話又當超出一等議論所以在他身上十分着想今日幸賊退進城原指望再去見一見李績或者有機緣卽有

婚姻之分也不可。知誰想李績出征去了。李小如又已歸家。柳俊苦在身旁。亦可問他的備細。却又不得見面。四下無個着處。心子裡愈加不自在。此時七月初。暑氣未退。進城時。一氣奔來。未免感冒了暑氣。兼之滿胸鬱結。誰料進城時。一無所遇。回來又在馬上勞頓了。正是重重的病根。一時湊聚。況且凌公子是個錦衣玉食。無愁無惱的人。一向快活慣了。何曾出門歷練。風露擔受。飢寒自遭。丁孟明之害。忿氣沉鬱。驚心破膽。一路鞍馬之勞。飢飽不節。再遇李小如詩詞酬和。惹下相思。又因石珮玢牽掛在心。種種牽纏。那能擺脫。真是內而喜怒憂思悲恐驚的七情醫家所

七情與中

外而風寒暑濕燥火的六氣內外夾攻一朝發

洩所以便至。生起病來。當下凌介山渾身發熱。昏昏睡去。直至明日上午。方醒。猶未退熱。褚愚與魏義問道。相公身子裡怎麼樣。兇渾身就像火炭一般。可有恁的不好。過處介山沉沉的道。不知因何。却恁般發燒起來。口渴舌燥。四肢都怕動。彈心胸間氣悶。不好。過時褚愚已令周貴入城請醫看視。下午時分。請了一個醫生來。姓殷。叫做殷濟。和是一個明白醫理的人。褚愚迎接了。叙過茶罷。便到凌介山牀邊看脈。看過兩手。殷濟和道。方今初秋。脈不宜瀉。細兼之。弦數由心家不暢。結氣未消。又有暑邪侵入。腠理爲

今之計當散結消暑清其邪熱扶其脾胃總是凌介山聽他說得合症把頭點上兩點那醫生撮了兩劑藥隨令煎吃褚愚便留醫生吃飯到夜又留醫生宿明日又看了脈又煎一劑藥吃了不見減可褚愚便心焦起來殷濟和笑道病因積累而成種根既深卒難取効只要減得一分便是十分的事循序漸進終可脫體豈能一時便拈掉了罷老夫放心不是我誇口說這般病症我看得真包你醫好若與他人便要認錯了又向凌介山道凌先生你心子裡一團兒都是鬱結兼之外感而成請你把諸事丟開不要在上盤桓二十天便可脫然全愈凌介山雖在昏熱中

聽他說着病根又把頭點點褚愚與魏義不時求籤買卦

都說病勢不妨問吃殷濟和的藥何如說來都是好的情

逼真無乃安聽他醫治殷濟和不時往返直過了七日後

凌介山方退清熱逐漸調理起來真個過了二十天早已

脫然全愈大家不勝歡喜魏義將五兩銀子相謝醫生凌

介山乃對褚愚說道前日自城中回來即指望便進京中

誰料生起病來擔延了許多日子今日已是二十六日了

進京去還有十來日路程誠恐趕場期不及如何是好褚

愚道明日二十七日俗忌七不宜出行准到二十八

日起程罷諸事我都打點我也一同相公到京凌介山道

你進京去也有事幹麼褚愚道我沒事幹凌介山道既沒事幹去做什麼褚愚道便是送相公去凌介山笑道老丈暮年豈可奔波道路我去京中自有薛年伯在彼何必拖累你同行褚愚道便爲這薛老爺起見我今送相公去者不是空身便走還有相公納監之費我都已停當了凌介山錯愕道這是爲何我到京中納監費用自與薛年伯商議怎好費你財物你方纔說到在他身上起見却是何意褚愚道呀相公你好不料事自古說做到是實指擬是虛這薛老爺若在京中便不消說萬一不在京中或是調往外省或是有事他出相公若還有別路可投總好備如沒

有投邊處那時進退兩難如何是好

褚愚這些主意是在

了這個意思並非說謊實出本心聊以報先老爺大德相公不必推辭凌介山見他如此用心與魏義唯有感激不盡總無他言褚愚把行李馬匹打點停當到了二十八日絕早吃飽飯取出五百兩銀子令周貴與魏義兩人身邊藏了各項周到毫不要費介山一些兒心褚愚分付了妻子們又叫兒子出來相送凌介山即便起身走了一里多路凌介山道令郎年幼要在館讀書不必送了褚愚便叫兒子轉去褚定遠便與介山父親作別衆人然後上馬乃是凌介山褚愚魏義周貴一行兒共是四個人五騎牲口

此時初秋天氣正好行路但見金鷗薦爽玉露生涼

古道斜陽曠

驚秋欲嘆吁

漸衰堤上柳

忽墮井邊梧

塞雁欣南涉

征夫悵北圖

征夫戍卒也

斯文亦復苦

日暮策駘駘

不表凌介山進京且說李麗娟自那日別了父親同蘭英及家人婢僕等并護送人夫在路好生熱鬧麗娟雖則有些勞頓幸喜一路平安晝行夜住渴飲飢餐不賚已到了本鄉張惠到轎前稟道小姐將次到家了麗娟道既到了可先家去報知二爺我們隨後便來張惠答應一聲飛馬

先去眾人隨後行進城中未到里門早有家裡一班兒家

人小廝丫鬟媳婦們前來迎接這都是張惠回去李維得

知了差來迎接的

此後一路與動情景問答說話煞是

到了

門首一路中門大開掌鞭的趕着四乘驢轎直進牆門麗

娟在轎內移身向前推開轎閘看時只見牆門口一個三

十來歲婦人携着一個三四歲的小孩子向前叫道大小

姐回來了麗娟應了一声心內尋思這人好像叔叔房下

頭阿厚却又不是下人模樣了猛省道前在福建時聞家

人們說二奶奶死後二爺收了一個丫鬟作妾想來定是

此人又見一個少年迎來叫道大妹回家了麗娟分明

認得是二房哥子忙厥叫一聲便令住轎張惠王忠便向前帶住牲口已是到了大廳前泊水下掌鞭人等向前把轎兒一齊抬放平地把牲口帶出同一班護送人夫都在外廂伺候隨掩上中門蘭英及丫鬟媳婦們先已出轎都到麗娟轎前扶持小姐出來簇擁上堂却見叔叔李維已立在堂上麗娟向前道姪女久離叔父有違教訓請叔叔上坐受姪女拜見蘭英便將紅單鋪下李維忙教撤過道自家叔姪不必如此相別多年賢姪女却已長成叫我勝歡喜麗娟見叔子再三不用設單便從命朝上福了四福李維還了四揖麗娟道前年在福建驚聞孀母歸天不

勝哀痛李維感額道真是中年不幸以下便不說了乃叫兒子們過來相見大兒子字彥直是再思元配所生即來相見過那小孩子乳名福兒是再思收婢作妾所生之子便是麗娟在墻門口所見的了年幼不會作揖又怕生人再四叫他見禮麗娟笑道這不消了換手細看見他眉目秀明稱贊幾句筆筆入神再思頗有喜色便道二娘你也過來見了小如原來再思果因元配亡後女兒還小無人看顧家務又無人掌管若去續絃又恐費事這阿厚乃是元配隨奩使女有幾分姿色性格也好頗亦能事再思原是偷摸上的便收來作妾照管家計合家上下都稱為二娘那

二娘便在麗娟下首四福麗娟忙還了禮再思又叫家中
婢僕大小人等都來見大小姐眾人便來磕頭麗娟橫立
受了張惠王忠婦女等也向二爺及大相公磕了頭當下
各已見過二娘道請大小姐且到我樓上去坐因沒有人
先來說知故沒有收拾小姐妝樓麗娟早懂着道還沒有
請妹妹相見原來李維有個女兒名喚素玉小麗娟一歲
故稱爲二小姐麗娟在家時作伴頑耍幼時相貌也好不
料到十三歲上出起痘來把一個面孔變壞了麻點斑駁
嘴眼都似另換了一副顧影自羞不敢見人且身子坐來
怯弱不時啾唧往常只躲在樓上年雖長成尚未有人家

聘定這時麗娟問及再思道你妹子近來常有些病今早
又有些不自在故沒有出來接你你便上樓去罷二娘道
小姐離家許久門戶也有更改待我引路麗娟道極好當
下二娘揆着福兒先走麗娟在後蘭英等隨着轉灣抹角
依稀也還有些認得向來李績與李維原是一宅因有了
房戶便各有了私坐私廳中間砌墻隔斷開一門通路大
廳墻門照舊公着其餘田莊財物日用供應都是一塊兒
的麗娟到得二娘樓上了鬟小丹先聽得了說與素玉小
先聽得妙一見小丫頭卽素玉便令小丹扶着從西樓廊
溜一見素玉習慣嬌慵走出迎住廝叫麗娟把妹子一看但見用絹裹着頭眼面

大不似昔時模樣然却不見有恁病容相見過各坐下麗

娟道妹妹與你別有十年時時憶念前歲聞知嬾娘病歿

驚心哀痛更是憶念着你

寫出至情來

因只爲路遠只打發得

兩三次人回家探問後因草寇阻隔遂至音信難通你爲

何近來有些不自在一向好麼素玉正欲回言二娘接說

道二小姐因奶奶歿了竟苦壞了身子到十三歲上出起

痘來甚是利害把身子一發弄得弱了因此常常有些不

快也是時好時發的麗娟道原來如此只是嬾娘向來清

健却因何病竟至不起真是可傷妹妹你也與我一般苦

命了

宛轉哀切如聞香口

說到此處兩下悽然二娘又接說道二奶

奶因患時症吃錯了藥便至去世的真是苦了二小姐麗

娟道如今却虧了二娘

緊接入妙具見慧心

諸事照管叔叔便省了

許多瑣碎心機妹妹亦可以安心調養二娘低着頭道小

姐說那裏話來當初二奶奶如何待我我終身亦不能補

報今蒙二爺抬舉豈敢忘了大恩素玉道姐姐一路來逢

着暑天身子沒有勞頓麗娟道也還不甚辛苦正在講說

只見了鬟托着飯上樓二娘道小姐這是小桃二爺討在

我房裏服侍的方纔小丹因服侍二小姐小桃在裏邊料

理都沒有差來迎接如今你兩個過來見了大小姐小桃

便將托的魚肉飯食放在桌上同小丹向麗娟拜了兩拜

只見再思也上樓來麗娟立起身道叔叔請用飯再思道我剛吃得便叫女兒道小姐你陪着姐姐吃飯素玉道我此刻還吃不下二娘陪着姐姐罷麗娟道便少你也吃口兒素玉道我這幾日實在懶得吃飯失陪姐姐於是二娘陪麗娟吃畢小丹送茶吃過同小桃把碗碟收拾下樓二娘便叫蘭英等下去吃飯小桃你再送了茶去麗娟道蘭英你吃過飯便去樓上收拾蘭英道正是方纔張惠已將箱籠什物都搬運上樓候候且查看我吃了飯便去鋪設說罷自去李維道可喜你爹爹晚年榮顯雖有塘報抄來尚未知細你可爲我畧述麗娟便將寓兗州報恩寺中忽

有賊人圍城官軍出戰不勝許叅將出文書將爹爹申荐王巡按題疏奉旨超陞故擢此職李維聽了始末大喜道你爹爹去福建後相別十幾年來今已做到巡撫你爹爹而今形容也還不減麼賊人強弱如何你爲何便得先歸是幾時起身的在路擔延幾月一路也都平安麗娟道爹爹形容也還不甚衰老因殺退兗州山賊卽乘勝克復濟寧恐姪女住在兗州無人照顧軍中又難挈帶故叫姪女同家人輩先歸各官又差人護送爹爹原欲寫書與叔叔因一時倉卒沒工夫寫特叫姪女日致正月十六日自福建起身一路有官員交接又買些東西便竟趨閣直到三

月盡到兗州府爹爹欲歇息鞍馬故寓報恩寺前月二十四日賊退了姪女即便起身回來算來在路上鎮有五個多月一路也還平安不然也早回來了在兗州時因爹爹身子不健睡了幾日便遇土賊竊發乃有奉命剿賊之事李維喜道這是做官的緣法若早回來了那得有此美任將來滅了賊自然還要陞轉麗娟道爹爹本不願再出做官今既有此意外遭際自不能自作主張若滅賊還朝或者還要在仕途中捱鬧幾時再思道你爹爹年紀還不甚大正可報效朝廷况外任做到巡撫已爲極貴既到這地位只索做去麗娟道爹爹却常說來雖在仕途終不若在

家骨肉團聚更有天倫之樂再思道這個自然我前年本欲到福建與你爹爹聚聚只爲你孀子死了一家人家幾乎散了雖虧了二娘照管我終是離家不得所以中止的麗娟道叔叔向來起居都好哥哥自然認真讀書再思道我身子也只如常你哥子已納了監也還肯用功要圖上進究竟有恙相干麗娟道有志自然如願的已定親不曾再思道岳家是有了明後年也要替他完姻二娘道那年小姐福建去我還記得奶奶挽着小姐的手送上轎小姐還回頭看着二小姐似不捨得二小姐有許多時尋不着小姐頑耍哭了好幾十遍那知今日都長成了奶奶已是

不在小姐却長得月裏嫦娥相似可惜奶奶不得一見麗娟不覺悽然道正是可恨我早喪母親今回家又不得見

嬌娘一面每因說及嬌娘便想到自己母親可見至性再思道這是沒法的事

且喜姪女具此德性才貌真不媿儒門閨秀便是蘭英妮

子是你梯已服侍的人今也長得齊整此時已贊了你養娘怎

麼不見麗娟道爹爹身畔止留得袁應等四人養娘是去

年沒有了二娘驚道吳老姥沒有了可惜是個好人逼真情事

只見蘭英上樓來道箱籠什物都收拾請小姐去看方纔

王忠來說那班護送的要去小姐須賞他們一個賞封該

是少纔是麗娟道這些人都吃了飯了蘭英道都吃過

好一團了麗娟道可對王忠說護送的賞他四兩一個掌

鞭的二兩一個罷再對那護送人說叫他必到老爺跟前

回覆蘭英答應了去李維道我要將封書去問候就着來

人帶去共是幾個人來的麗娟道護送四人兩個掌鞭的

共是六個人爹爹說軍中不便投書況且行軍無定分付

我不必將書帶來李維道不妨我知道軍中得了家信恐

生牽掛我今不遇是平安家書帶去料不妨事便取紙筆

就在桌子上寫自古說至親無文況且李維原是粗貨不

會咬文嚼字麗娟看他寫下乃是敘述久別門戶平安田

園也好父母墳墓無故春秋不失祭掃及喜兒長陞官姪

女幾時回家一路太平的話寫完封好乃道我去付與護送的少不得也要與他們一個賞封麗娟道王忠身邊有銀子叫他一總稱了罷李維道不消我這裡有乃下樓把銀子稱四宗都是二錢四分重的封袋上各寫四錢便見小器是賞護送的人二封各重一錢寫二錢小器是賞掌鞭的出廳喚進眾人眾人進來見了李維都叫声二爺跪下磕頭李維令人扶住道生受你們送小姐回來方纔有個賞封你們都收了麼眾人齊道小的們蒙差遣護送小姐一路都小心平安方纔承王叔發出賞賜只是小的們無功受祿不敢領賞李維道我還有一個茶東兒送你們有一

封家報煩你們帶去便叫家人將書與賞封每人付與內中一個能幹的上前道二爺這書小的們回去即便呈上大老爺只恐効力不周了賞李維道你們不必推辭原算不得什麼只好路上買杯茶吃書信不可遺忘衆人道這個不敢勞二爺分付李維自進去了眾人見兩處有賞着實感謝向王忠張惠作別道替我們多多拜上小姐厚賞本不該領無奈是上人所賜不敢不領了乃各自收拾轎馬一行兒自回兗州去不題且說蘭英收拾粧樓停當來請小姐麗娟便起身過來二娘道不知樓上收拾得何如可中小姐的意待我也去看看素玉道我也送姐姐

去麗娟道妹妹你身子不健不必動勞素玉道不妨三個
人便一同過來過了一重角門轉過私坐再過了內書房
到庭心裡便是樓後這樓是朝東一帶三間名曰迎曦樓
樓後靠北又兩間朝南樓子名爲西樓要從西樓上總轉
到迎曦樓麗娟等上得樓來但見這迎曦樓靠南一間朝
外鋪下一張拔步暖牀牀橫裡是一張棕屨小牀當中一
間靠壁擺一張天然几几上燒下一爐香香筒香盒擺得
次叙銅瓶內插着孔雀毛翎樹等物果然擺設得好當中擺一
張官桌兩邊擺下四把描金嵌花玉漆藤椅靠心擺一張
綉桌兩橫有兩張獨木雕花水磨小檯兒靠北一間靠心

擺下一張粧臺臺上列下粧具箱籠什物都在內麗娟看
了道也就是這般罷三娘道果是自家用慣的人擺設來
正合小姐的意當下王忠路上用帳并存餘銀錢一
總令妻子繳上樓來細蘭英接來收了麗娟便令王忠張
惠原在樓北小屋內住下兩個丫鬟春香秋黍便令在西
樓東一間內作卧處令蘭英開箱取出鋪蓋鋪在拔步牀
上小牀上蘭英便鋪了自己的鋪陳收拾總畢天光已夜
了鬟們掌上燈送上一席酒飯二娘素玉一同陪吃過然
後別去麗娟卸妝梳洗打點睡竟蘭英關上了門道小姐
連日路上辛苦今日得以安寢了麗娟道辛苦也不在意

方纔暗想若夫人在時進門便不寂寞若留得嬌娘在也
還好不料又去世了真是無母之女是天地間最苦之人
不思量父母便謊罷好生凄楚蘭英道小姐今日初圓不
不是孝順兒女必這般煩惱明日同小如樓外園中去看看景致十數年
來不知何如了麗娟又憶起報恩寺書生雖兩下各知姓
氏居止我今已初轉故鄉他不知作何下落心下頗覺傷
感蘭英見小姐形容憂慘明知心事不寧勸慰一番方纔
就枕一夜反覺有些難過正是

冰肌玉骨簾生涼

不寐羽疑夜漏長

何處襄王夢神女

巫山迢遞隔他鄉

次早起來梳洗過吃過早膳李維父子與二娘等都來問
話一圓別去蘭英道小姐今日園裡頑去我先往側意望
望原來樓東是一個花園樓西側是往園中的徑路路外
隔着一條小巷小巷離樓不遠對面也有一個大花園凡
值春深時候推北窻向東一望兩園之內綠草成裊百花
似錦却也好着這時正當夏盡秋初蘭英推開北邊側窻
麗娟凭欄向東一望但見自家園裡花木蕭條亭臺傾墜
這都因李維一味奔走公門以致無心收拾麗娟不勝嗟
嘆道你看園亭如此荒蕪滿目都成蕭索縱去游玩也無
情趣蘭英道小姐你看小巷裡小草尚青對面園中樹木

猶茂看着自己園中果然寂寞二人正在指點閒話只見對面園門豁然開見一個少年走出抬頭注目樓上麗娟即便走進蘭英闌上側窻只因這少年一見有分教好月含情甘守淒涼夜院狂風有意偏摧上苑嬌花正是和鈎吞却線引出是非來未知這少年是誰家子弟有恁是非引出且聽下回分解

褚愚替介山料理納監之費總見得他報德實處柳俊留書留銀與主人總見得他本心好處故觀人於大關節處有斟酌方是賢豪舉動

世上有一種人步步討好見情色色周到世人皆贊

曰龍我則獨見其苦竟世之類是也

麗娟歸家一段細細描寫情事無不逼真二小書動舉止便是一個伶俐賢曉婦女李再思如此為人而家得以不敗壞後得以昌者二娘之力也內助蓋可忽乎哉

五
所
圖
書

